思軒文集

思軒文集卷之十六

墓表

通議大夫南京戸部右侍郎黃公墓表

公姓黃氏諱琛字廷獻延平將樂人其先有諱伯固者仕宋官至兵部侍郎卒贈少師謚忠簡兵部生讜官通奉大夫自通奉至公之考凡八世皆不仕而有令德公自少已脫穎流輩弱冠舉鄉闈正統己未舉進士授戸部主事陞員外郎郎中當是時淮陰金公濂為尚書以嚴悍御屬於人慎許可獨器重公蓋一時寮寀稱刻廉強幹不蓄縮如公者不數人故士旣譽公而益多金公

之知入景泰癸酉陞江西左參政尋陞左布政使丁母
憂改浙江閏月陞今官猶食從二品祿三載獻績且行
屬有　勑命公巡視四川止勿朝仍用績最賜　誥命
進階通議大夫贈封其二代考妣及妻以褒之盖公自
壯歲登朝敭歷中外幾四十年隨其所至旣懋建勲績
然憊心罷精亦良自苦矣頃自四川歸其神宇漸不類
往時旣屬疾寢處猶日坐臺經國用不輟是日亭午始
命肩輿返私第夜參半而公卒矣成化癸巳三月廿三
日也壽六十有五公始為郎署時嘗領部符監揚州商
船税督天津八衛及河南郡縣兵民歲所輸朿芻奉

璽書清理蘇松諸郡糧儲先是巡撫工部尚書周公忱以經畫致富羡所在廩庾充溢蓋上雖足用而下為豪猾所侵漁者亦不貲公至爬梳抉剔不遺餘力既盡祛其弊而益廣其所為利公之名遂寖有聞比至江西以先聲所至為民所信服贛州嘗有盜數百人剽掠其鄉邑武帥期盡勦滅之公曰此良民也第迫於饑寒爾竟單騎抵其境諭以恩信擒其首惡者數人斬之餘釋不問而益戒州縣吏俾恤民民益大感悅戒無敢為鴟義者公平生涖政其嚴辦率類此及佐地官又一從簡易天下大計公第總其綱懲其吏胥之不法者其分理庶

務皆以屬幹時通才曰吾無庸訾省也時議者竊謂公年向衰亦倦於勤爾至聞公在四川繩糾激揚雷擊猋馳周行拊循恩施惠敷吏讋其威而民戴其德則又謂公為尚壯殊不知居臺省以佐理六卿奉
天子命以觀察萬里外其寬猛之宜又自有不同也公素性坦夷不事表襮自奉儉薄衣無華好食無醲鮮出入敝車羸僕雖路人或弗之避公亦不較有犯之者雖貴倖權要不少為屈下其所居官舍故軒敞尚書陳公後至即讓與之而徹屋以居其屬有劉郎中者被誣逮赴北貧無以為裝遺之白金若干蓋其為人外和而內

剛重禮義而薄聲利卒之日雖囊無餘貲而賢聲滿士林吁可尚也巳祖諱貴考諱崇俱贈通議大夫南京户部右侍郎祖妣楊妣蕭俱贈淑人配陳封淑人無子側室李氏生三子長謙以蔭補國子生次讓早夭次謹謙奉柩將歸以其年月日葬梅子峯之原南京吏部尚書崔公恭舊與公同官知巳也謙泣拜請狀其先公履歷持以謁予請表君子之仕也惟其中有主故其措之於行也有守施之於政也有猷為不巽愞不振而遏夫勢利外物皆不足以撓亂而沮止之公狀貌不踰中人而其志氣固乃近於古所謂仁者之勇謂非其中有主哉

予故為論述之俾刻石墓上若其功業在　朝廷有非
論譔可及者又自具太常國史云

荆州府知府張公墓表

湖廣荆州府知府致仕上虞張公以疾卒于家成化戊
子七月二十三日也已丑十月某日葬其邑官様山之
原又二年辛卯其子玢走南京以墓隧之文為請公初
舉永樂辛卯鄉試明年會試授宣城教諭時學校教弛
士習趨下公嚴立法程懇懇焉為陳説　朝廷命官立
教之意推明聖賢之道以誨迪之滿考楊文敏公薦于
朝陞當塗知縣當塗在畿内號劇縣賦繁役重公為之

裁省求其敝弛而更張之暇日從二卒循行鄉落視其作業以懲勸其勤惰姁姁然如家人父子而災為之卹利為之興尤甚於治家事事苟於民未便雖厭於郡於憲臣必求其是不苟為阿徇而為之上者亦雅知公無齟齬焉時靖遠伯王公統師征麓川所過吏民多竄匿太平守方為是慮謀之公公請任焉即日諭諸縣集徒衆具芻糧迎犒江上指麾調度俄頃而畢諸將校駭愕相顧嘆曰我故知張知縣有為今果然憲臣按郡者嘗檄公攝廣德州事公出其緒餘治之閱月而州治流民占復者以千數

上聞之賜勑褒美又推恩封其親以及其室家是時太
平寧國徽州三郡民交章愬闕下爭欲得公為守
上皆拒不從竟擢公南京雲南道監察御史都御史素
聞公賢凡京衛訓練士卒城門戍守悉命公督察奏疏
劾冒禁者既得 旨悉繩以法不少貸有婦人王晏奴
者誣殺其夫繫獄十八年前御史讞之不能具獄而亦
不為辯公廉得其情請於 朝釋之公為御史未二載
陞鎮江知府鎮江密邇當塗務尤簡以公才治之事不
勞而理民不待喻而自化又二載以外艱去服除改泉
州郡符即其家授之泉郡大而民嚚公稍濟以猛州有

大道民惑於怪廢不由公單騎造焉民悟是日道復闢泉人士作詩頌之後市河通舟楫毀尼僧廬舍百餘區即其地改建社學里豪王大觀輩數十人糾結為州里患侵漁公賦有司莫敢何問民訟之布政使石公以其事屬公公召之即至諭使自新盡輸其所侵賦自是稍知斂戢會石公行部復屬公致之其人見石公悔曰吾豈為石布政來耶公知其終必為患以石公教數其罪杖殺之一郡稱快而大觀子稠竟仇公與其黨潛走京師誣公以他事公適入朝聞之即自詣獄

上命逮臣按其事至泉泉人頌太守賢者溢達道而其

事果誣還奏

上即日釋公又移知荊州而竄稠黨於北徼公治荊無異於泉而政尤嚴明蓋自鎮江至是滿九載因疏乞歸而荊民方懇請留公

上重違民意增秩三品還公于荊而公念母老沉欝不樂久之感風痺疾因復疏乞歸

上猶不許而公竟援詔例棄官歸矣歸見母拜且泣曰兒自今復得為母之子也於是篤孝養不衰又四年而疾復作以至不起公自為校官以至治劇邑典方州操履三十年如一日以為居官之法教化為本而刑所以

鄉教也故所至以修學校為首務其治刑訊決如流詭誕之徒望其容儀輒沮塞不敢吐聲氣卒無嚴刑峻法而遺愛常周流於民當塗之民至于今思之遇公鄉人必談公善政至亹亹不已且問公安否何如有繼以泣者觀此可以知公之為政矣公諱嵩字廷瞻其先世灌州人家南渡後始居上虞自太常丞泰來十傳而至奉化丞與賢與與賢生原道原道生九功舉明經歷宜春教諭與修永樂大典生子孝先公考也母俞氏娶趙氏子一人即玢側室子二人瑑其孫二人津泗嗚呼古稱善牧人者以其能養之以仁使之以義教之以禮所欲與

聚而所惡勿施故夫人敬而信之愛而戴之上下相須以成化理然稽之前載能盡是道者亦鮮矣漢去古未遠史所書良吏已不過數人況其下者乎此吾所以有取於公而屢書之授之玠俾刻而傳焉

確軒先生李公墓表

予友李庶之袠其先考確軒先生也嘗屬予題墓未果迺者徒步走京師再拜請曰此先君子之志而公之所諾也其無辭先生諱戣字桓仲常州無錫人其先世陳留人有仕宋為開府儀同三司少保諱傅者扈蹕南渡始居無錫傳生琳官至敷文閣待制吏部尚書即王楙

溪及第啓謝主司中所謂李侍郎者是年高宗銳意取
士詔語諄諄期得忠讜吏部以詔示梅溪復詩謝焉今
集中具在及考李氏家藏紹興賜誥致仕後所降褒勑
蓋初與秦檜不合檜死而馴致大用者也　國初有諱
伯器者舉孝廉伯器生景脩先生之大父父也上距吏
部九世永樂初先生嘗舉茂才不就隱居教授篤於慕
道閱五十年孳孳匪懈蓋其始嘗受尚書於其姑之夫
張尚書籌復與其弟棋仲自相師友質疑問難日益該
貫爲文章必根於理詩精於律每出語人多傳誦尤爲
耐軒王達善吳興莫士安二先生賞擊嘗曰學者將以

行之也苟徒尚詞章而不求踐履豈古人爲己之學哉故平生以躬行實踐爲本事親撫弟孝友彌至棋仲既贅而失耦迎歸再娶白首怡怡庭無閒言與人交久而益敬有德於人絕口不道於人有德報之恐後此其行己之實之刑于家以化于鄉者也先生爲人中懷誠信而外履貞潔故自號確軒前知縣事永嘉項𢘆賢令也雅敬慕之歲時必禮于其廬　朝廷凡三遣使採實錄纂地志于天下郡邑先生皆與執筆壽七十三以天順元年三月十四日卒戊寅十二月十八日葬開原鄉化昌里先塋娶孟氏宋信安郡王八世孫先二年卒子長

度後二月卒次即庶字舜明學行醇篤亦為士林所稱次庸亦卒二女長適余民則夫亡守節次適錢叔紹孫四男二女先生之卒也其鄉人　楚府教授余季樞嘗為之傳謂無錫實龜山先生過化之所喻工部樗龜山高第也繼來講道于斯而尤文簡袤實得其傳文簡在紹興中與待制公同朝蓋見而知之者近歲張尚書惟中又聞而知之以授之先生然則先生之學豈徒俗儒記誦詞章之末而非深有所造詣者哉君子以為知言因題其墓而併述之

信菴處士鄭君墓表

處士鄭君諱璿字士章信菴其號也世家閩之莆田莆人在陳隋以前多未知學其始倡道學于鄉號南湖三先生諱淑者其始祖也後仕唐為常州別駕別駕以下莫詳世次入　國朝以信義為鄉人所稱諱某者君曾祖也祖諱福考諱天性君其遺腹子也生而穎敏記誦過人痛父蚤世每語及輒泣下歲時祭享有終身之憂事母王盡孝母亡哀毀特甚修先祠展省先塋凡可以追慕其親以致慤於祖者其心蓋惓惓焉又推廣之以及於宗姻族黨貧有施病有恤患難有拯援厚薄戚踈咸當其分君嘗為里正一里之人咸賴以濟遇凶歲獲

免於離散比爲耆老人益用庇賴之有爭訟惟君言是判有罹於非法者君爲之理直郡大夫聞其賢行鄉飲酒禮必致之賓席君至是年德益卲高居簡出寡與物接于舊第東構一軒扁曰賓暘日居其中以圖史自娛娶李氏生二子長立明經中鄉舉歷官饒州府學教授次齊六孫徽亦中鄉舉君壽六十有九以天順丁丑六月廿三日卒戊寅十二月某日葬文賦里之原鄉先生學士林公爲銘幽室獨未有表其墓者立嘗以屬其姻學士柯公未及爲而公歿立謂予柯友也頃因其子徽試春官復以見屬景泰初予與柯公同擢第時教授君

亦同在場屋比揭曉得乙榜當去為易州學正柯公安與予論其鄉人物未甞不首稱其學有源委後當以師道顯今三十年果兩歷州郡學者翕然師之雖本之遠祖別駕之遺謂非處士之善教不可也處士有道不售故用之於子用之未盡又將以貽之孫如徽伯仲其將來所就尚豈有涯哉

廣東韶州府通判杜君墓表

成化五年秋九月十五日廣東韶州府通判致仕江陰杜君病且卒呼其子淵具筆札口占一書貽予曰君知我我死假君直筆題墓上使後人觀之知我生不負所

學足矣君卒闋月而淵以書來予既弔哭之乃為之題曰君諱宥字叔寬八歲知讀書十五從鄉先生學易探賾索微為文章根據義理正統丁卯大比君以母疾辭弗就母曰汝第往榮親與事親孰大君不得已往畀試有僮自鄉邑來君惶顧問母疾曰死就殮矣號慟馳歸踰旬而捷報至則其名已占高等君泣謂所親曰此吾母志也名成而母弗及見柰何復號慟幾絶景泰甲戌第進士拜監察御史出巡西夏貪吏屏息丙子與倪御史敬數十輩坐言事貶官海南

英廟復辟起君知英德縣英德俗頑獷素號難治君採

馴之民知向化時猺寇猖獗邑故無城樹木柵爲固君患之創爲之城民趍事恐後城成而寇適至躬冒矢石與民死守糧盡矢竭而圍不解乃選敢死士夜縋城下縱火焚賊所據民廬賊驚潰遁去邑素困交征君裁省之十去七八務誅求者皆慚忿忌嫉而民欣然戴君如父母未幾遂有通判韶州之命招来流亡客户占籍者以千數都御史崌山葉公盛時鎮兩廣檄君寘幕下練士卒給饋餉方倚君爲用而君已冒瘴癘乞休退韶民相率詣闕請留君退志益堅不可解比歸敎斷家事閉門養痾居一歲疾作却藥謝醫曰吾其觀化矣遂卒

春秋五十有五娶徐氏生一子即淵一女嫁邵聰孫二男泰豫君先世大梁人宋祁公之後高祖玉泉元德清尹曾祖希仲祖宗原　國初為禮科給事中使平緬有聲父師正贅江陰包氏遂家焉君平生負才喜氣性簡特與人寡合家居時獨與予及倪汝敬御史三人交莫逆汝敬最先出予在史館時君始舉進士來京師官憲臺翹然群伍中卒以直道不容與汝敬同謫嶺表予時遭家艱既不及如師魯之從仲淹又不及如承君之贈志完恒竊自愧然猶冀其躓而復奮以相與圖功攸終夫詎知其止於是也嗚呼汝敬之歿予既為文以銘其

墓今於君何辭百世之下此石不泐鄉之人有下馬膠
西者萬一即予斯文而有考焉以彰君盛美於無窮予
雖無似抑亦庶幾無愧於兩有道哉君葬以卒之又明
年某月日其墓在無錫縣膠山鄉斗山之陰

嘉興府教授戴公墓表

成化二年十二月庚寅前嘉興府教授浮梁戴公以疾
終于家壽六十八三年十二月癸卯葬壽安鄉嶺背塢
之原與其配吳氏合兆蓋吳氏長公一年先二年卒實
天順甲申二月八日也公卒後八年季子珊為御史給
勅命贈公文林郎四川道監察御史吳氏孺人又二年

珊來提學南畿始請予表墓戴氏之先系出宋戴公歷晉至唐遷徙不常其最後遷饒之浮梁自宋知錢塘縣士先始曾祖德誠祖璹　國朝洪武初以文學孝弟徵不起父嗣安用冢子廣東布政弁貴贈陝西參議母徐封太恭人公諱嘽字士儀幼嗜學善屬文永樂庚子以春秋魁鄉試甲辰會試授順德府學訓導調嘉興府嘉興大郡多秀艾公病其以文勝教學者以敦崇德行為本講析經義為切要至於詞章之末苟不失有司程度可矣一時士習為之丕變陞德清教諭其為教無異嘉興外艱服闋改慈谿時公為教諭已兩考士以得公之

晚為憾秩滿丁內艱陞嘉興教授時同官多新進喜事者公不樂與伍頗發歸歟之嘆會富民數輩欲進其子入學同官利之公不可曰蔥蘭之畹詎容蕭艾雜處民要所結按察官強之公堅持不可竟坐是去官歸隱邑西雙澗之谷陽明却掃讐校經史以訓迪子姓為事其心休休焉因更名其谷曰休休公為人慷慨有大志遇事敢言不怵於利害不嬾於出位在嘉興時嘗以江東諸郡漕倉距河遠不便轉輸言于　朝徙之濵河比為德清又奏徙學宮于亢爽之地建陽知縣張光啓偽稱其先張日中者同文天祥起兵假刻書敢竄入史中公

亦以為言削之先是大理卿熊公槩廵視吳越以峻法繩下為言治道去泰甚者無事察察時嘉興已籍豪民數十姓且籍民沈本以咨公公曰本雖僭侈非巨奸也熊釋之而益重公知公素嫉本乃更為申救也朝議將起復浙江提學胡副使適公自嘉興代還見楊文貞公士奇論及之公曰提學總持教化使自為不孝顧何以率諸生事遂寢蓋公性素嫉惡而其心常欲與人為善晚年雖屏居里閈藩憲重臣郡邑守長政有所不便事有所可疑者必詣其廬而咨訪焉公亦未嘗不為之吐露也公配吳氏諱戊真有識量每見公剛腸嫉惡輙諫

曰此取怨之道至聞其論議於人不相下則又曰非求益之道也公甞言吾妻賢者也雖未甞學問而天性近道吾是以有賴焉四子長瑋次璨順慶府同知次璐早夭次即珊舉天順甲申進士爲御史有聲于時夫既已承其家世其學遂其顯揚而尤汲汲於表章之然則論次公平生俾鐫之樂石垂之永代予亦安可辭哉

戸部郎中張君墓表

南京戸部郎中致仕張君卒且葬其子璽奉君之僚宜興沈郎中時昜狀謁予南雍請爲君表墓君諱鑑字叔明生而岐嶷甫成童入郡庠爲增廣生員教授戴紹安

先生一見以遠大期之自是齒漸壯學漸茂一時同遊咸右讓焉而君逡巡退避若無能者郡中月試督學憲臣歲試操觚成文率先儕輩而詞旨明暢不事琢刻是時永豐彭公初奉　勅提學深厭時文浮靡思矯正之得君所試義大喜遂以備賓興之選是秋京闈以優等中式正統辛酉歲也壬戌會試辭乙榜入太學謁選銓曹且授職繼母杜氏凶問至或謂公盍少緩發哀公曰哀發於中豈容緩乎親喪大事功名外物吾不能以彼易此也即日星馳以歸制終天官卿猶熟君名曰是篤於親者奏授君南京吏部考功主事故事兩京郎署多

出進士科常選高等纔得州長郡佐考功顯曹而以處君蓋遴選也未幾丁外艱改南京戶部給 勅命追贈其父母妻陞員外郎郎中又給 誥命加贈如初蓋公在戶部最久經理曹務最多而出納惟允上下稱便嘗奉部符監輸江北滁和諸軍倉先是監輸者縱其下齕賦而以鈴束不嚴責與守君首受之曰同僚之義得罪彼我均也人以是稱君長厚比壐中鄉舉喜曰吾恒懼君恩未報今以付吾子矣遂謝事歸城西舊隱囊無贏貲居無美田廬而處之裕如蓋君之清望不徒見重於搢紳雖庸人孺子無不知愛慕之其謙厚待人不徒無

間於衆寡小大下逮僕隸亦無不懷其德而感其誠也君先世溧陽人高祖天錫元朔州知州曾祖富義考亭書院山長始徙居常州祖福考仲號樂耕妣姚氏配錢氏繼黃氏子長即璽次琛次瑛孫應奎應壁君壽六十有七以成化甲午八月三日卒丙申二月十日葬安善鄉後蕭新阡嗚呼公為人練習世故砥礪名行究而施之吾不能測其所至而仕止於斯壽止於斯獨有舉令緒以遺子孫流清風以激頹俗庶幾其不泯於後世云

浙江按察司僉事貢君墓表

君姓貢氏諱壁字廷器寧國宣城人宋廣陵侯士濬之

後廣陵四子皆仕元松為縣尹崇為侍郎奎以文學名
延祐至治間為集賢直學士桌為郎中松生湖州路儒
學教授師中奎生禮部尚書師泰無子以師中子文進
後君曾大父也　國朝洪武初徵拜兵部郎中兵部生
斯馥斯馥生伯濯君大父父也母許氏君自幼資器不
凡又以生世室家以充篤先烈自負故所學常兼人景
泰癸酉領鄉薦明年試禮部不偶入太學又三試皆不
偶銓衡知其才言于
上以為南京陝西道監察御史成化丙戌春也是時海
內承平官多冗員士不由進士舉者鮮得為京官況御

史乎而君以諸生拔起于俊造之中而處之綱紀之地
蓋遴選也君敏於才識練於法律持已廉訊讞明而決
獄平恕嘗出巡畿内郡邑所過盜賊屏跡而犴狴無寃
先是江寇以鬻鹽為患　朝廷命都御史高公明攘除
之公為方略授二御史分治君所治維揚有中貴人冒
禁劫置之法而為其所銜思有以中傷君君殊不為動
曰御史知有法而已至於禍福得喪有命焉命吾如之
何壬辰春事竣反命則
上已先用君為浙江僉事矣浙江大藩僉事雄秩士大
夫咸為君榮君歸抵高郵以是年三月廿九日卒于驛

次時伯潤年七十有八許氏年八十皆耆老在堂方資君養以有歸而君亡矣故士大夫既爲　朝廷惜良臣而又悼其親之失孝子也貢氏家世清白無贏產而君於事親能致其力甘毳之奉與富厚等兄弟五人長曇次曄次即君又次吉晟皆同居孝友之譽人無間言其平生言不妄發動必循禮居官六載守法如一日凡私以利求公以勢迫者皆斥遠之至於交朋友接寮寀則一於退遜豈其性既篤厚而學足以充之故見於所行其當理如此其生以洪熙乙巳正月三日享年四十有九娶陳氏生五女兄曇以其子錠後焉至是錠持君同

官山西道御史戴祐状来求表墓始君之弭節蘇常也甞過予請為其親作榮壽堂文因與予論及先尚書時事謂元自世祖以来臺省多不用南人尚書起家州縣入翰林為應奉歷官禮部郎中拜監察御史時論以為得人自是南士復得居省臺者自尚書始今天下一統任官惟賢初無南北之間而璧以凡庸𧶠先人遺蔭復得居先尚書所居官則夫激卬功名以毋苟同於衆人璧安敢不勉嗚呼此其志可尚也而今九原不作矣故具為表之使世之為人後而負世望者觀之盍亦以功業自勉以無貽前人羞可也

荆府長史孫公墓表

公姓孫氏諱本字仲立　國初由錢唐徙居京師曾大父諱仁大父諱榮考諱與宗公賦稟瓌特少有大志父歿事母盡孝晝則出從師友講學暮歸侍母母就寢復燃燈讀書至丙夜乃息宣德乙卯應天鄉試中第明年正統改元中乙榜授武平縣學訓導奉母以行無何母喪間關閩嶠扶櫬以歸終制改嚴州府學公施教必因人材取人必先德行一時學者承指授經品題者多超於有成昭名稱於時秩滿陞安鄉教諭景泰癸酉廣藩以幣聘典文衡登明選公時稱得人秩再滿會　荆府

缺右長史遂陞任焉　先靖王得公甚喜暇日命講易
大學有契於心嘆曰吉凶悔吝之理齊家治國之道吾
庶幾無昧矣賜冠帶綵服以寵異之　今王嗣國益加
禮遇嘗於公誕日賜壽星圖銀束帶文綺酒禮公祗事
益勤匪懈遇事當諫止善當獻納知無不言言無不行
蓋在任十有七年而小心慎密如一日成化乙未奉教
入朝舟還卒于儀真是歲七月十日　王聞訃痛悼遣
官校遠迓比至賻奠優厚公始歷官途每懷首丘之願
晚至蘄陽遊太原里悅其山水深秀遂買地為壽藏至
是窆焉卒後之某月日也春秋七十有三子大有七品

義官二女妙貞適南京工部郎中潘傑妙清適嚴州守禦所千户趙瑛先卒公為人和易待人無嶄嶄絶崖岸而防已甚嚴動止不踰矩矱性雖不喜飲酒而喜作詩遇勝日佳友一觴一詠襟度豁如也平生制作在嚴陵有居諸集在安鄉有呵硯集在蘄陽有仕學稿公之入朝也以大有從疾且革呼大有曰吾疾必不起爾歸覲王謝輔遵無状見潘郎中語之為我求名人題墓吾瞑目矣是時郎中方省公于蘄遲公北還而遽罹凶變遂力贊大有治葬葬已來南京以告予速文嗚呼公賢而有才者也其舉而施之教小試之而相一國已克自表

見如此使達而相天下以兼任治教之責其所建白豈不尤有可觀者哉是為表

錦衣鎮撫胡公墓表

胡公諱洪字大川以父蔭補官錦衣衛鎮撫致仕年六十八成化十三年閏二月十三日卒其安人李氏將營葬公謂予胡氏世姻以事狀來請文胡氏先世宿遷人唐常州刺史瓊卒于官其子持留居于常故今為武進人曾祖禎常州路醫學錄祖宗仁皆累贈光祿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師禮部尚書曾祖妣徐祖妣李皆累贈一品夫人考諱濙字源潔洪武庚辰進士歷事

太宗
宣宗咸見信任正統景泰間累官師傅天順改元以禮
部尚書致仕歿贈太保謚忠安妣范氏繼母張氏皆贈
封一品夫人公忠安冢子也生而敦厚讀書取通大義
居家守禮無子弟之過永樂中忠安奉使命廵行海內
先後閱十九年不暇恤其家而公獨奉母以居具甘旨
奉溫清盖浣濯必親雖勞不辭母心安焉母忽遘疾每
夕籲北辰請禱訖不起哀慟毀瘠既葬廬于墓側終喪
而後去事忠安于京師有司以聞　詔旌其門久之以
父命歸綜家政雖去親遠而歲時問候饋獻不絕比忠

安之請老也

上念其勳官公錦衣猶終養而後就職年逾六十即謝事歸事繼母張夫人益盡孝張夫人三子鈃應武舉襲錦衣衛指揮僉事調冠帶舍人處之皆篤於恩義景泰甲戌江東歲凶民艱於食有鬻妻者捐金贖之有負其租或假貸無償者為折其券至於立義塾以教鄉人子弟居善藥擇醫師之良以治療人疾死亡者與之棺婚娶者給其費鄉之人多庇賴焉公先室查氏禮部郎中孚之女贈安人繼趙氏李氏戶部尚書昶之孫濟寧州同知永芳之女封安人子男二長泰襲鎮撫次謙其葬

以卒之明年某月日其墓在孝仁鄉周莊之原予嘗論公為人持重簡默與人交言若不出口至考其修於身行於家與施於鄉閭姻族其孝友如此其仁且義如此此孔子之所謂訥者近仁又謂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而斥言佞者之非仁也雖然孝者百行之冠冕故與公遊者既最其行為胡孝子作傳予又為表之以揭諸其墓是皆君子樂道人善之心雖書之重詞之複有所不暇計也

確菴吳處士墓表

毗陵通守瑞安吳君以公事来南京持一冊過予請曰

此先考妣之幽潛所在盖述行之狀銘葬之辭哀輓之章其始末略具獨墓石未刻者垂二十年以有待也祚承遺教今幸有位于時又幸從賢士大夫遊失此不圖遂成大戾惟先生不鄙而賜之文抑又幸焉處士諱輿字民載別號確菴少有敏質十歲喪母林哀慕不輟事繼母虞克孝弱冠代父應復治家吳既大族公私百務酬應繁劇處士治之有緒家用不墜而應復得遂逸豫者餘五十年比卒治喪有禮應復嘗豫營壽藏于祖壠之旁至是將葬術者謂歲月未利處士曰古者葬無常地無常日茲地既吾親所卜將歸安于此吾親安吾暇

計其他耶季父應觀洪武中舉茂才知黃陂縣卒官無子處士走千里歸其櫬奉叔母蔣如其母正統間浙東大歉發粟七百斛飼饑　朝廷命有司立碑以旌之邑梅村永安市下濕暑雨泥淖行道病之捐貲甃甓募工鑿塔山水門以便灌溉他凡竭其所有以濟人之乏隨其力之所及以解人之紛其所爲大率多重義事處士年六十四以正統丁卯十二月廿七日卒娶王氏端靜貞淑內相稱賢景泰癸酉十月九日卒壽七十一其年十二月廿四日合葬来暮鄉梅林先塋子六人祿禋初祚祐禋祚由丙子鄉薦授今官女四人孫男十九人女

四人曾孫男三以淇先在五季時有諱遠者自閩徙温
之平陽鏡川其族日盛稱吳家埭遠四世為宋公安尉
尹尹三世為淳祐癸卯鄉魁舜授舜授之孫德潤元平
陽學教諭其季德源公高祖也德源生朴始徙瑞安朴
生敏敏生應復撥厥源本既有攸自重以處士之賢培
植而濬導之宜其後之必封而榮光益熾也盖豐祿之
養雖不及於生存而 寵命之褒行有加於沒世覲之
處士可為為善者勸矣

亡兄居易處士墓表

吾王氏遠有代序其先居維揚以晉太傅公導為始祖

後渡江居毘陵以先曾祖德甫府君為始遷之祖世德相承綿數百禩蓋不徒仕者稱賢雖隱處者亦號有奇節偉行如先季父介菴府君洎吾兄居易公蓋隱而賢者也先季父平生負直氣不能與時湛浮不齪齪治家人生產所居城東之後莊有田數頃書數百卷以耕讀自娛而性復好客以賦詩飲酒為樂視聲利蔑如也身歿之日家無贏資而公甫弱冠遂棄去學術綜理家務積歲久之殖業稍振而胠篋於盜爇室廬於回祿荐罹艱疚益務幹敏勤敷菑肯堂構居無幾何而其業復振凡是先人之遺不徒無墜且加封焉公痛父蚤世事母

原缺

所託而必有不可使聞於人者也噫此公之所望於僕者何如也而僕縻於祿仕疾不能視療殯不能視殮欲言而不能仰承其意此予有負於公而有餘悲者也然猶幸者今復待次東歸得以視公之窆而濟復泣拜以請以圖不朽而尤得以表公之墓抑又幸也嗚呼前代名公如范文正曾南豐皆嘗爲其兄銘近時胡怡菴楊文貞亦嘗序述其兄之葬識者謂其名因文而顯而僕也不敏言不足以垂世行後而公名在兩間亦自有不可泯者又安知斯文不因公而有傳也哉故不辭蕪陋謹述公德善之槩以授之濟俾刻石墓上後之君子之

有慕於公以夷考于今尚論諸古則銅鞮伯華韓安平之高風令望詎能專美於前哉

思軒文集卷之十六

愚軒文集卷之十七

墓表

贈資政大夫南京兵部尚書陳公墓表

大明永樂丙申莆田處士陳公卒後二十年爲正統丙辰其配黃氏亦卒又三十六年爲成化壬辰始用孫俊貴推　恩贈公通議大夫戶部右侍郎黃氏爲淑人又八年庚子俊由南京戶部尚書轉兵部參贊機務加贈公資政大夫南京兵部尚書黃氏爲夫人命旣下尚書公過予謀曰始吾祖葬時幽室未有銘至正統初吾父爲天長訓導始克請銘於翰林陳循撰先生然墓道猶

未有表也乃今敢請於先生夫自公之歿于今六十年而尚書公官顯于朝亦三十年矣而墓始有表不幾於太緩乎噫非緩也蓋有待也先正不云天定勝人善惡之報至其子孫而其定也久矣苟不待其定而表章之顧何以示法將來以爲爲善者勸哉公諱美字明善其上世穎川人漢太丘長寔之後自寔至邁十九世隋大業中領莆田兵馬遂家于莆曾祖念一祖福六考與謙世稱長厚母黄氏公生而岐嶷自少卓然有立事父母盡孝處兄弟篤愛兄嫂既歿撫其遺孤壯歲嘗方於治産然慷慨尚氣節不規規於有無得失故所積雖饒而

施與亦不貲厚卹族之仁廣居鄉之義振窮繼乏常若不及而尤樂與人爲善人之慕之亦樂從公游公有子二人長珪領鄉薦授天長訓導次瓚早夭女一適同邑林某孫男三人長即俊以家學發解閩藩第一人由郎署累陟今官次曰儀曰鳳陽曾孫男六人天祐天相天祿天敘天秩天爵女六人予聞之古人有種德於百年之前而待報於數世之後者惟其種之遠故其發也難發之難故其報也大惟公以謹厚之資安恬之操秉善存誠履仁蹈義其種德之深鍾愛之久有非一朝夕之故天長公始發其秘位不滿德而尚書公繼之益闡其

蘊起家科第踐歷清華卒之居守陪都任保綏之寄而人頌其猷

上嘉其績右官顯秩褒及先世詔于有神訖食其報由此觀之則天之於人夫豈有乆而不定者哉予故爲著之俾鐫之樂石以植公墓門蓋非徒以寵賁後人抑亦使莆人觀之庶幾有遠大自勵者云

江西按察司僉事逸菴陳先生墓表

先生姓陳氏諱璲字廷壽逸菴其號也台州臨海人高祖某元徵士曾祖某祖某父某福清教諭母虞氏先生生生有異稟自少有志於聖賢之學比長益深造詣永樂

戊子浙江鄉試己丑會試名皆在第一時
車駕廵狩北京待對橋門與蕭公時中輩倡和有橋門
聽雨詩辛卯廷試賜進士出身改翰林庶吉士未幾坐
郎中盧信事繫獄遘劇疾弟深入侍因感疾卒先生哀
之然未嘗歸怨於盧又之事白授檢討預修五經四書
性理大全參攷漢唐以來儒先之說折衷之而一以濂
洛諸儒為準總裁胡文穆公楊文敏公金文靖公咸謂
先生有卓識多不煩竄定書成以疾乞歸就醫杜門卻
掃者十五年方岳大臣咸禮於其廬郡守程侯賢周侯
旭鑑尤敬事之民有毆其者以貧故誤罹於法程欲寘

重辟賴先生之言得減死周用法尤嚴頑嚚弗率者多杖殺之民懼求悔改周猶欲察其既往先生曰改行從善此在小人所難而猶有不免恐絕其自新之路頑民聞之益感愧圖自新閭里有訟求一言為決士大夫不幸無過而幸不見棄於先生蓋雖投閒置散而能以善成其俗正統丙辰禮部聘同考會試竣事復乞歸執政薦起之陞廣西按察僉事授　勅提督學政纔五閱月嶺南數千里風化一新丁教諭公憂哀毀骨立廬于墓側服除改江西江西士類素景其風爭自磨濯以求見錄學宮舊有文昌祠悉命撤之滿三載懇乞休致既抵

家益謝絶人事惟以成就後學為務前後及門者多去為聞人顯官推其平日所得於師者以用於時以不畔於道大率其為教以躬行為本不徒在於文詞之末也先生博通經史為文章典則為詩亦雅淡無綺麗語所著有逸菴集若干卷行世先生家素貧而事母極甘脆母樂其養以壽考終而先生亦年踰七十矣晚年家益貧然急於行義嘗戒諸子遇貧乏者宜隨力賑之不必計其多寡若須富足而後行恐吾儒終無濟人之期知縣孫振望嘗往見先生顧其廬敝壞欲為葺治且請令庖人繼肉先生皆峻却之惟以毀滛祠除宿弊數事為

言曰使一邑安則璲也受賜多矣娶蔣氏繼蔡氏子男四長旅由新淦訓導陞南京翰林孔目次貢次煥癸酉貢士次暌女三孫男十四曾孫男一天順甲申今上登極詔進階朝列大夫明年成化改元正月癸酉先生卒春秋八十有二其年十二月庚寅葬梅浦蟹坑山之原旅既求文以銘其葬矣至是先生之門人監察御史栝蒼趙璉又屬予表其墓曰嗚呼理學之不明于時久矣士方窮時綿章繪句以求合程度為工其幸而中有司程度又惟展采錯事以期隙華要為榮其於所謂窮理以盡性行義以達道蓋非徒不知為而亦不暇

為也先生自永樂宣德以來以理學偶明于時其立朝之曰雖踐仕雖未至於通顯然天下士皆知有先生名一時稱功名之盛語文章家或貌畏而心不欲而獨於先生知嚮慕焉然卒未聞有率而由之者豈故習易安抑其所謂嚮慕之者或未之篤耶予故列而書之以重為來學勸云

江西臨江府知府潘君墓表

吾鄉潘君致臨江守事之四年為成化五年秋九月四日以疾卒于學旁近第予往哭之旣就殮數日其子鋼乃返柩于新塘故居予又哭送于河滸與鋼期執紼以

視予先公之窆越二年辛卯予承朝命来官南廱而
錮以書來請曰葬有日矣願為文以表墓盖君自少從
先君侍講府君游出處不相違者五十年君誠篤恩義
事我先君如父而視予猶同氣也君之葬予既不相及
則文以表之將安辭哉君諱諒字友貞常州武進人其
先世自大父賢曾大父仁以上皆狷介不樂仕進父泧
良尤諒直無僞以洪武壬午某月日生君適里豪馬阿
保搆逆民驚擾空一村走毋唐氏誕寘蔀屋中去移日
歸求之其餘息尚屬曰是必有異收而育之在童丱已
不類凡子十四入邑庠學問駸駸有成宣德丙午中應

天鄉試壬子以太學生解褐為禮部儀制主事正統乙丑滿九載陞郎中天順戊寅內艱起復移任南京考功辛巳出守臨江甲申竟謝事歸歸之日行李蕭然因仲子鑽為邑學生居旁舍遂即而居之舉舊業課鑽室廬庳陋人不能堪而君恬然自足歲時公會有與一出暇則閉門却掃從容待盡而已君之在儀曹也會

朝廷舉大婚禮考求故實雍容風議不周章在群有司後禮成賜金織紗以寵之自是凡兩持節使藩封行冊禮王皆勞以金幣君皆讓不受時議者謂重使臣者尊

朝廷受之於義為當而君亦不為辯久之有以受王藩

禮獲罪者入始服君清慎其始至臨江值歲歉民染疫癘死者甚衆君為禱於神且極力賑之其患遂息而民賴以全先是為守者多利民行貫給符錢頗不貲君曰此定制也吾不敢廢而亦不敢私遂析之以給諸同官而以己所得為賓客之需君平生處官行己大率類此不喜為矯激之行訐直之名而其志毅然不可奪其操皎焉不可污蓋外柔內剛貌溫醇而中有主人見之皆知為篤行君子也吾鄉先達胡忠安公為禮部尚書時以老成醇謹為

上所信任凡公所論薦有起自下僚求之跡遠以至登

華近者而君其感也為之屬纔三十年詎不為所薦豈公有吝於君亦由君厚自擁覆以無求於公入皆謂君嘗是時少脫穎而出其實為卿相有不難致何至白首為郎一麾出守其才不果大試竟歛之以終身焉是入之窮達得喪豈誠有定命乎不然何君之得於天者豐而施於人者嗇也君娶張氏無子繼孟氏生三子鋼鑛錫早卒女二長適廣東參政江陰龔穀予數次適戶部主事同邑章瑜子嗣裘孫男二廷玢廷璃君壽六十有八辛卯十一月某日葬其鄉西山之原鋼既克家而鑛力學且有成豈天之嗇於君者又將以豐其後耶

尚素楊君墓表

無錫安陽山之下邑大姓楊氏居之楊氏世厚封殖近三葉來或隱而賢或仕而顯皆敦厖秀穎不狎於俗表表然為一邑之望亦如茲山之卓異特立不羣此固自其先世所積亦豈山之靈秀鍾而為人而楊氏一家獨當之歟若處士叔璋君其隱而賢者也叔璋諱珪秀水教諭宗浩先生之冢子先生厚重簡默端楷範為學者師生君迪以彝教君性孝友嘗從父官建寧青州竭力共子職既而家居事諸父如其父教其弟珉俾有立歸女弟於吾兄使宜其家皆曲盡恩義諸父嘗耆年倦勤

君代爲稅長甚寬惠得下人心而公賦不逋邑大夫賢
之謂先生有子又之先生捐館諸父亦相繼淪謝君楚
然羣從中公私事皆據義以行家庭雍睦聚食千餘指
終無間言一時諸大家或富羨過之而禮讓之風莫與
爲媲君早歲亦有志當世比從弟河南左布政璿戶部
員外郎琛連舉進士君曰是足以亢吾宗矣不復有仕
進意居常自奉清約服御無侈靡之飾題其室曰尚素
以見志君爲人内坦夷而外凝重寡言笑飲量甚雄與
親友飲雖甚醉言動不失常度有犯之者不與較故士
大夫亦樂就君謂與君交誠古人所謂如飲醇醪者也

晚年葺別墅於上舍時一過之與田夫野老相爾汝絕不作崖岸以門第自矜大曾大父廣大父原振國初兩舉孝廉不就母蔣氏娶陳氏工部主事誼之女嗚呼世不古若天下士方酣豢聲利以進取為能儲偫相高闕性命之理以溺於情欲之私而視如君者未有不笑且侮者也在識者觀之其得失相去奚翅天淵哉然而有識者亦鮮矣此予所以悲君之亡而懼其遂無聞於後也君年五十有五以天順己卯五月某日卒卒己十二月某日葬神護鄉永思原先塋將葬其子綸持邑士李庶狀來屬予為阡表予與君連姻且素愛慕於君故

不辭而為之書

梅菴杜處士墓表

武進縣學訓導豐城杜先生篤行君子人也其教人以孝弟禮義為本文藝為末其體羸然若不勝衣而行已甚毅其言若不出諸其口而學之者功自倍之吁若先生者求之于今豈可多得耶先生在武進時予適予告歸省請予題其考妣之墓未果比予再來南京而先生歸矣頃因其子禮試春官以書來申意且致予亡友游大昇憲副所述狀予受而讀之以嘗有宿諾乃卒為之表曰先生之考處士諱演字宗漢號梅菴負性介特讀

書學文兼通星曆地理之術而不自衒露居家以孝友聞洪武中父被誣當杖遣處士時年十三泣請代父有司憐其幼出天性從之而戒杖者止用笞曰毋箠楚吾孝子也父歿從諸兄弟作堂奉母起居食飲不去左右一日以母命客遊東吳齎裝頗盛江行次梅子洲遇盗持白刃索財物暴甚舟中人稍顧惜弗與或與之未盡輒殺之如刈草菅處士恬不為怖徐曰財物非吾所惜也第為君丐餘生歸養老母盗異之取其貲而猶遺以衣一篋米數斗一時同舟四十二人皆被害而處士獨全人以為誠孝所感處士自是不復出以終養母遇事

當為率先為之而見利退避以遜諸兄弟見從子輩喜
學撫愛之逾已子闢一室劒江之濵藏書教之扁曰臨
清書舍久之皆有進益起家科第筮仕州郡者後先相
望而先生遂遊太學領京闈庚午鄉薦歷湖廣應山訓
導改武進其道德之懿謂非本之庭訓不可也處士家
饒於貲然樂於散施有求輒與之有爭訟來質者為之
辯析邑大夫以為能屢籍鄉丁授之俾總其役築堤捍
江人樂趨事而有成功　朝廷嘗下詔引年處士亦與
賜肉帛壽八十六以天順戊寅十月三十日卒娶李氏
羅田士族端淑謹敏勤於內理後處士三年以卒已十

月一日辛年八十五卒後三十四日合葬邑龍潭之原三子長廣季章皆以明經試有司未第而卒仲立即訓道寸一女適李時方孫九人禮中江西乙酉鄉試孫女三人曾孫男十人女四人玄孫三人古有之不知其父視其子不知其人視其所與遊處士隱者也深自韜晦無所表見而有先生以爲之子有名士以與之遊如周學士功敘孫侍讀曰恭熊衆政觀陳學録雖咸有文字以爲之紀述而予爲之表尚容靳乎哉

南靖縣知縣陳公墓表

成化紀元春正月癸亥知南靖縣致仕錫山陳公以疾

卒于家其子進士賓聞訃將歸以是年九月癸酉葬公
某山之原泣告予曰先公之葬既乞丘太史為幽堂之
銘先生吾鄉人幸畀一言以表諸墓寔存歿大恵也公
諱士名字孟聲正統中以太學生解褐為貴州新添衛
知事九載績成適巡撫福建刑部尚書薛公希璉言閩
初被寇黴得賢守令以為治吏部知公賢遂陞知漳州
南靖縣俾乘傳涖職又九載將超拜而公已上疏請老
公始至貴州衛多悍卒且居與夷獠相雜泱烈不易制
公視諸武弁中惟孫指揮可與有為遂建議擒其首惡
數人誅之仍議一洗陋習會　朝廷有詔天下衛所皆

立學公亟與孫慶地城西北隅創學舍置弟子員諄諄訓諭以親上死長之理於是衆曉然知上欲華我俗也相率以渫惡為戒戊辰大將帥師征麓川道貴州部下多不戢其號違軍者尤甚衛長貳不任誅求欲亡去公曰彼來為除暴爾豈為暴哉直入白主帥禁遏之已已苗賊弗靖來攻城城守未固公率子姪先登陴衆方感激誓相與死守久之食且盡守臣咨公以計將安出公曰往者藩府移文聽民輸白金三百兩者授一官盍勸率之果得白金數千兩會賊衆有潛負米抵城下交易者令高其價糴之未幾援軍至糧道不絕而孤城卒賴

以全其在南靖尤盡心職務問民疾苦而拊循之平其政令省其征徭除其害以興其利民於是咸遂生息如春經兵燹時暨公謝事歸漳人經錫山者必求公之居徘徊瞻拜而後去蓋感公之德而不忘於去思也公天性孝友事親極甘旨之養處伯兄恭而有禮仲兄蚤世撫其孤有恩嘗分所得祿周之公五子三女子曰資曰贊曰賓登天順甲申彭教榜進士並嫁厲文遠鄧林配張氏出子曰賢曰某女嫁顧呈言側室胡氏出也竊嘗觀之今世士大夫都高官享厚祿以顯榮當世者固多及考其立身行事欲求彷彿如陳公之一節者抑何少

乜隙公負奇才偉器而僅為慕職已多建白在官先後二十年無瑕纇可指卒之未老而休克全晚節以令終馬其賢否得失何相去之遠哉是故不容於不書從以公平生善行多不能備書姑摭其大者而為之書

監察御史馬君墓表

馬君璇字德明幼警爽不羣羈貫能為文章遊邑庠攻舉子業景泰癸酉鄉試中選時方弱冠益自奮於學天順甲申登進士第擢行人司行人明年成化改元奉使河南山西二藩嗣歲再往自是使浙江凾　詔南畿馳璽書遼楚二府禁茶四川在官八載而將命者無虛歲

然所至絕請託却饋遺持己甚端而接人有禮方岳大臣敬慕之時同官有與君同姓者頗弗飾簠簋為人所易視傳至審知為君必郊迎彼則否士大夫以是稱之而吏部亦署君上考請給　勑命以褒寵之噫如君者可謂賢於人矣而君以貤恩不及親恒自視歉然以為視他人之為人子者殆不及也然而吏部卒以君言於上謂宜為御史持憲秤節可增重繩違之地制報可而君亦自喜謂可以畢志於親試職未幾而二親歿君號慟如不欲生服除拜南京河南道御史視事甫閱月而君卒矣成化丙申夏四月廿二日春秋四十有四君娶

顧氏先卒繼崔氏側室蔣氏陳氏姚氏蔣亦先卒生五子一女子垚顧出堅窐女閨秀崔出座蔣出堂陳出姚無出君命以窐為姚養子垚為邑庠生聞訃來南京將扶柩歸以是年十二月某日葬君于邑邑後原祖塋之次求其父素所厚善同郡梅御史江為行述持以過予謁文表墓君先世濠梁人宋南渡後居臨安徙嘉興之海鹽後析海鹽置平湖縣今為平湖人高祖萬十二曾祖安五祖智父昇皆不仕而累世積善說者謂當蓄極之時而君生有偉器負大才將盡發前人之蘊以亢其宗以光顯于時而卒止此焉意者人謀不足以知之也

先是禮部貢院火君方秉燭縞辭不暇他顧風迅火烈
俄及君前席君亟走得免其使蜀也舟行至德州覆焉
沿洄數四津人急挽止之而君衣屨已盡濡舟人恐且
得罪君慰遣之曰汝豈欲為此也夫人之遇急難未有
甚於蹈水火者而能免者幾希而君竟兩脫之此天之
數祐於君已昭昭矣而又訖不延脩齡躋顯膴以殁此
其故何哉雖然使君不自負其異混混處一世與時湛
浮達官遐耇君縱可以自致而生不足為世重其殁也
人無得而稱焉君雖不得於彼而得於此清風足以範
俗令聞足以長世況乎子姓之多且賢以繼繼繩繩以

碩大蕃昌於他日哉吾故為表之俾鑱諸石以俟

趙處士墓表

無錫趙君諱瑾字公韞天順甲申年九十有一會
今上登極下詔尊高年遂覃恩賜冠帶又明年丙戌而
君殁矣自君之遘疾鄉之人問候者相屬于道比卒奔
走相弔哭者日往來不絕噫君何得此於人之深哉蓋
自其少時服其父繼道業即卓卓知自樹立克勤克儉
以開拓其家而貲日底於饒然絕不事乾沒遇人之孤
而貧老而無歸者衣食之婚嫁之失時殮葬之無具者
資給之景泰乙亥歲大歉死者多棄之原野君嘆曰掩

骼埋胔仁政一端均之為人而忍視其類為烏鳶螻蟻之食有仁心者亦若是乎亟買棺置通衢從其所取不問設義塾延明師以訓導鄉人曰使人知禮義則生養自遂而仁讓之風成矣先是李御史立來江南清理戎籍李持法雄峻君家傭人錢姓者當遠戍而竄去邑里將逮繫君錢聞之亟詣官自陳曰趙公長者無重為之累也鄉人浦姓者既粥産而匿其左契將搆訟其契適遺道旁為君家犬銜置君前其人愧謝無已父喪毀瘠有芝産之祥遵家禮作四世祠堂扁曰如在宗伯胡忠安公為之記居閒日暇亦涉獵書記馴養一鶴每風月

之夕一聞其鳴則意度翛然因自號聽鶴倪侍御高太史輩賞其清以詩文貽之君爲人外貌謹飭而其中有容故四方名士皆樂與遊而人頌之不必皆沾其惠者也娶浦氏先十三年卒一子鑑孫男三潮瀠泝曾孫男一致元君生於洪武甲寅三月十九日其卒以成化丙戌十二月十八日其年月日葬嵩山先塋之次其先世宋宗室少師盛國公叔黔之後靖康間扈蹕南渡居蘇之臨頓里繼遁始贅無錫唐氏故今爲無錫人嗚呼君平生操履予雅知之及今則又聞所以追悼於既歿者因鑑之請遂論譔之以爲之表

定齋處士柳君墓表

定齋處士姓柳氏諱安字天慶温州平陽人卒既葬二十有二年矣其子演始以遺學舉進士京師又六年為常州府推官始請予題墓柳氏系出河東其先有諱仕樞者仕唐為福之温麻令罷官貧不能歸至諱冕者累官福建觀察使晃孫延通判廣州徙平陽之莒溪至處士之曾大父芳更數十傳矣其族日蕃居人目之曰柳家洋大父諱明 國朝舉賢良父諱道生嘗發粟賑饑詔旌為義民處士幼有至性父嘗遘疾更數醫不治乃齋沐禱于景福山神祠祠之覡曰神歆矣當不藥愈疾

果愈母周氏病末疾艱於行者二十年晨夕起居近則杖遠則安輿必躬自扶持意有所適不以疾廢父所殖貲產既均有於兄弟而已處其餘猶以為未愜有欲得其產者遂與之不恡是猶戚也於遇疏族亦然接朋友處鄉閭益無不然鄉之屬瀆原皆上田而遇亢歲小旱輒歉處士捐己田鑿渠通溪流溉之自是連歲大稔里有新渡當江水之衝行者病涉造大艦募舟師以濟渡又作亭江滸居待渡者中歲既有子克家即遺落世故作隱者服或乘舟或倚杖於山椒水隈與漁翁牧豎相應答嘗即景命題曰半浦漁歌前洋牧唱搢紳士多遺

以詩處士年四十九以正統乙丑夏五月四日卒其年十二月某日葬鳳林鄉大驛之原娶黄氏生三子長庠亦以賑貧授七品散官次年次即演成化丙戌羅倫榜進士在郡有賢聲嗚呼唐虞三代遠矣德行道義之教不行於天下世所稱士大夫家已蔑然禮法徒知以功名富貴相雄長不復知有先世之傳為可貴者噫可慨也柳氏自唐以来素以家法為時稱首傳之累葉無少廢墜觀之處士之所行可見已謂非所謂有根株以待膏雨之澤者乎予故為論述之俾鐫石墓上庶幾其子若孫知所法式引之而勿替云

思竹處士鄒君墓表

常之無錫有世家曰鄒氏其傳緒之遠自宋吏部侍郎道鄉先生浩而微祚蕃碩至元將仕郎仁聲而寖盛焉道鄉猶居晉陵將仕則散處無錫而居泰伯鄉者尤盛永端蓋祖浩宗仁聲而別居邑南塘又自其大父文昇始文昇為人有器局能治產致富厚而持行醇謹毋疾別股和藥人稱鄒孝子其歿也太史王文靖公傳其事永端緯有祖風因文昇別號友竹遂以思竹自號永端諱楷生而敏爽讀書取通大義年弱冠有司舉以為其鄉稅長以勤慎勵己以仁厚御衆每歲當秋斂既登率

先集事其所典稅以萬計不少逋主撮其他方叫囂隳突而其所居鄉巳迥然無吏跡矣鄉人感之以頌諸郡邑他事雖無預於糧芻亦以屬永端興利除害分爭辨訟其功固不減於一才有司也然其性尤輕財重義遇儉歲則發粟貸民不計息之多寡其貧者竟棄責不取族屬待之以舉火閭里賴之以排難捄貧其多未可以遽數至於親賢取友尊德樂義或執贄以相見或束帛以為贈豈徒日不暇給至歲計亦有不足故身歿之後囊無餘貲自隘者視之則謂其盡少秘嗇即儲偫充溢殊不知永端之寶忠信而富多文賢聲令譽流播遠邇

不猶愈於千駟無稱於歿世者哉先是其叔祖文遠歿
無嗣友竹命永端後文遠之配楊孺人嫠居五十年永
端事之惟謹具白有司以節行旌表其門永端雖後文
遠而於事其考凝碧處士初不衰於孝其卒也相厥兄
治喪盡禮事母華盡孝兄永章弟永明雖異產而友愛
翕合一味之甘以奉二母餘不會聚不食也成化六年
春永端遘疾即以後事託兄曰楷生不能封殖死宜以
儉治喪其不可儉者惟墓前一片石爾兄宜屬詞於王
太史使夫入觀之知楷不辱先幸矣其先自文昇以上
見予所為凝碧壙誌其配龔氏姑蘇名家女生一男子

曰炯二女子曰瑩曰貞皆幼永端年三十二以其年十二月四日卒癸巳三月七日葬姚涇里新阡從凝碧兆前期永章来南京以墓表屬予予見今世士大夫為人題墓多亟稱其善忠孝之迹義讓之風常不絶書視其名率高過古人至考其行曾不逮今人此劉乂之所謂諛墓而蔡邕之所以僅能無愧於郭有道也雖然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慈孫之心也稱美可矣而溢美非可也吾於永端之事既直筆書之而猶懼後之人之槩視之也故復申是說以歸之永章俾刻焉

葛處士墓表

揚之高郵有處士葛君以天順己卯五月初十日卒其年月日葬其鄉其原後二十年爲成化戊戌其子萱舉進士授行人陞御史來南京乃持其鄉人戶部郎中馬佖狀謁予請文表墓萱昔遊太學予辱有一日長義不可辭按處士諱常字永常其始祖在汴宋時爲駙馬都尉卒葬高郵之東三阜鎮子孫遂家于鎮側閱四百禩其祭田尚存丘壟無恙而譜系則失其傳　國朝洪武初有諱榮者處士曾大父也大父諱德昇父諱鎰母林氏生處士六齡而母歿甫有知一念及之輒悲不自勝比長益自樹立勤幹蠱樂闓儒生談經史要義父性剛

直發言或迕人必柔聲以諫父怒則止怒解復諫復潛詣被迕者家遜謝之用是人無怨焉女兄夙嬰疾疢躬治湯藥積數歲如一日嫺戚內外待之皆極恩意接人無少長皆以禮有以緩急告者必委曲酬應之景泰甲戌歲凶作糜粥以飼餓施棺櫬以助喪每豐歲操舟入鄉斂田租田父老逆睇其帆檣喜曰永常義士來矣爭迎致于家款曲之且預儲佳穀俟斂而處士未嘗取贏必量為裁損蓋其為人天性朴厚心純篤不欺貌如其心而行己常急於義故州閭之中推重其人雖武夫悍卒遇之亦斂容遜避夷陵有薛姓者素驕倨少許可一

見處士即傾心慕之曰君子身君子心葛君也處士卒年四十有二卒之日囊無餘貲殊不以屑意而惟以不及終父之養覩子之成為憾鄉人聞之咸為之慟比葬哭之盡哀至于今久矣有言及之而泣下者噫此豈可以偽為者哉處士娶俞氏生一子即萱六女趙鎧高峋許慶陳匯劉鎡郡庠生陸鑑其壻也孫四男經綸緯紹三女昔宋盛時淮之南有征處士者其事親至孝於鄉里恂恂恭謹樂振人之窮而教其子其舉進士為某官其卒也臨川王文公表其墓故征處士之名至今不泯今處士之賢不啻過之而侍御又賢其仕有聲稱又若

有過於征之子者然則予之文雖不足以傳而處士之名自有不容於不傳者又在侍御之益勉於忠孝焉爾

孺人包氏墓表

鄉貢士瞿永齡喪其母孺人之十年為成化六年其父公信處士卒明年辛卯卜葬地于城北林莊之原既得吉襄服纍然扶杖過予請曰永齡不孝先妣喪時葬不克備禮合葬非古也而君子不廢今將以二月庚申啓而襄事維是先考之行大學士東吳徐公有貞已矜而賜之文先妣内行之詳鄉之人有知之者不必有文文實於先生宜之予既不可辭乃為之言曰孺人姓包氏

諱素貞武進人幼有至性父好禮母張氏相繼歿哭之過時而哀與弟讓同居相保讓克樹立以無墜先業者孺人力也長歸處士尤務以勞勤自將操井臼奉箕帚課紡績皆身先婢妾舅姑喜謂人曰自吾得新婦猶得能子也處士亦賴之閫內事無不理而得以專意治外事有義舉必順承之稍畔於理輒色憂曰毋為是以戚而親也舅姑歡焉而處士尤嚴憚之以為益友年三十即謝膏沐服儉素非冠婚大禮身不衣繒綵積有餘以贍寒窶鄰姬里媪求無不得永齡幼慧舉素所習論語孝經口授之書筒中或藏非聖賢語即為焚毀戒毋喪

志用是永齡痛自策勵以才賢取科目日就光顯而孺人不及享其成悲夫孺人以天順庚辰六月六日卒得年五十又八二子長永昌先卒次即永齡予聞之古人貴達幼孤賴姊之賢以通經術楊凝女侍姑備敬養之道其姑謂得之為增一孝女臼季使過冀見冀缺夫婦敬相待如賓歸而言之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呂希哲幼服母教甚嚴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遂成名儒予每讀前史輙掩卷三嘆謂為女婦者之所當法而重惜今人之不逮古也求之孺人其殆庶幾乎是宜為之表章使鐫石墓上期與處士同垂於不朽云

貞節劉母徐氏墓表

饒之餘干有劉孺人徐氏夫亡守義孀居六十年年七十有八以成化九年七月戊戌卒其年十二月甲申子克清舉柩葬華林岡先姑𦁤次克清之子憲爲南京吏部主事嘗乞銘於冡宰崔公以揜諸幽矣至是旌門命下憲復請予作表嗚呼節義者人道之大端生人之所宜自效也世道既降教與非古遇患難而不變臨大節而不可奪者已不可責之學士大夫矧女婦乎而孺人能之其徽美蓋與古貞烈同科然則綜其成事以揭諸其墓予可無愧色也孺人諱某邑后塘望姓父均保

母某氏孺人之生在諸女中最號醇謹笄年以歸劉氏為守成之配歸無幾何姑黃氏殁方相其夫戮力襄事而夫又殁盖煢煢焉號泣之聲哀感行路居三月遺腹生子克清自是謝熏飾麻衣蓬垢矢不再天時方十九人憐其少且懼其不必能守遺婦諭之以嘗其意曰姑青年寡居良苦来日未艾如姑年未有家者比比皆是胡不他適而獨處此奚為孺人泣謝曰吾聞之婦人之義一往而不改以全貞信之節吾知有貞信而已他非所知也越數日復来諭孺人復泣謝曰吾夫不幸溘先朝露然幸有此兒吾守之俟其成立以承宗祀吾志也

嫂復曰姑亦嘗聞其氏婦乎夫死以守其子無成而子夭卒不免他適此未晬兒不足恃明矣孺人聞之恚且泣曰嫂何言之無謂也吾守吾兒其成與否在天天吾如之何哉吾有死而已嫂毋復言也兄於是感悟更篤友愛孺人日與小姑輩同處一室十年不踰戶限而克清遂至長育家或不給處之裕如而女紅之勤至老不懈未嘗以其身處孤煢而諉以自貸也吁可謂賢矣子克清以憲貴封承德郎南京吏部考功司主事娶范氏封安人孫三人長冠次即憲次容女二人婉真適鄔璉淑真適周鑑先卒曾孫男三人輔軾軒女三人初孺人

之無恙也知縣事嚴郡邵崑上其事有司拘於條格展轉覈實閱十有二年方奉　詔旌門貞節而孺人歿二年矣予嘗竊怪詩書所稱史牒所載女德婦行從古何多而後世抑何少也豈有之而彤史職廢無能爲表章之如孺人者有卓行如此有賢子孫如此已不能及其生被褒顯則其他卒爲有司所格而堙滅於身後者從可知也然則使節義之全不化漸於人不暴禄於天下不彰聞於後世者抑豈徒史氏咎哉

思軒文集卷之十七